

情陷湖南花瑤

攝影師與花部族 半生緣

「花瑤」是一支只有6,000多人的小部族，族人主要居住在湖南隆回縣北部小沙江鎮的高寒山寨裡。這裡，幾乎每個人都認識老后。自從老后無意間「發現」花瑤之後，他一路「陪伴」這支花瑤部族已有三十多年，記錄他們的民風民俗和傳統文化，主動當他們的代言人。著名作家馮驥才曾撰文稱，「(老后)是民間文化的殉道者。」但老后卻沒把自己看得這麼崇高。他說，這一切都僅僅源自對這個部族的熱愛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董曉楠、彭英 湖南報道



每達成滿意的作品，老后都會以倒立來表示慶祝。如今70歲的他，仍能輕易地倒立起來。本報湖南傳真

老后本名劉啟后，現年70歲，個子不高，滿頭白髮，但走起路來卻腳下生風，絲毫看不出他年逾古稀。用老后自己的話說，「一到城裡就老了，一到花瑤山寨就年輕。」花瑤是老后心中最柔軟的存在。瑤山秀麗的山水，瑤族熱情淳樸的風俗，花瑤姑娘明艷動人的姿態，都定格在老后的鏡頭裡。老后在長沙的家距離瑤山將近800公里，而且過了隆回縣城之後更是山路盤旋、道道急彎，一般人進去一趟都很受罪，但老后卻在30餘年裡來回400多趟，走遍了瑤山的每一個山坳和村寨，熟悉那裡的每一戶民舍和人家。

少女衣飾婉紫嫣紅

「花瑤」這個名字是老后取的，得名於這個部族分支對衣裳艷美的崇尚。經過老后數十年的不斷宣傳，「花瑤」已成為這支部族的正式名稱。老后說：「這裡的姑娘都特別愛美，從頭到腳都是花的世界、色彩的海

洋，她們從青山綠水之間遠遠走過，就像一束束耀眼的山花。」花瑤女性的傳統外衣是鑲了紅布邊、綴着紅布扣的黛藍色無領對襟長衫，後頁下擺的一角向上方撩起，紮進腰間。她們頭戴亮麗的帽子，狀若葵花，大如斗笠，顏色火紅，十分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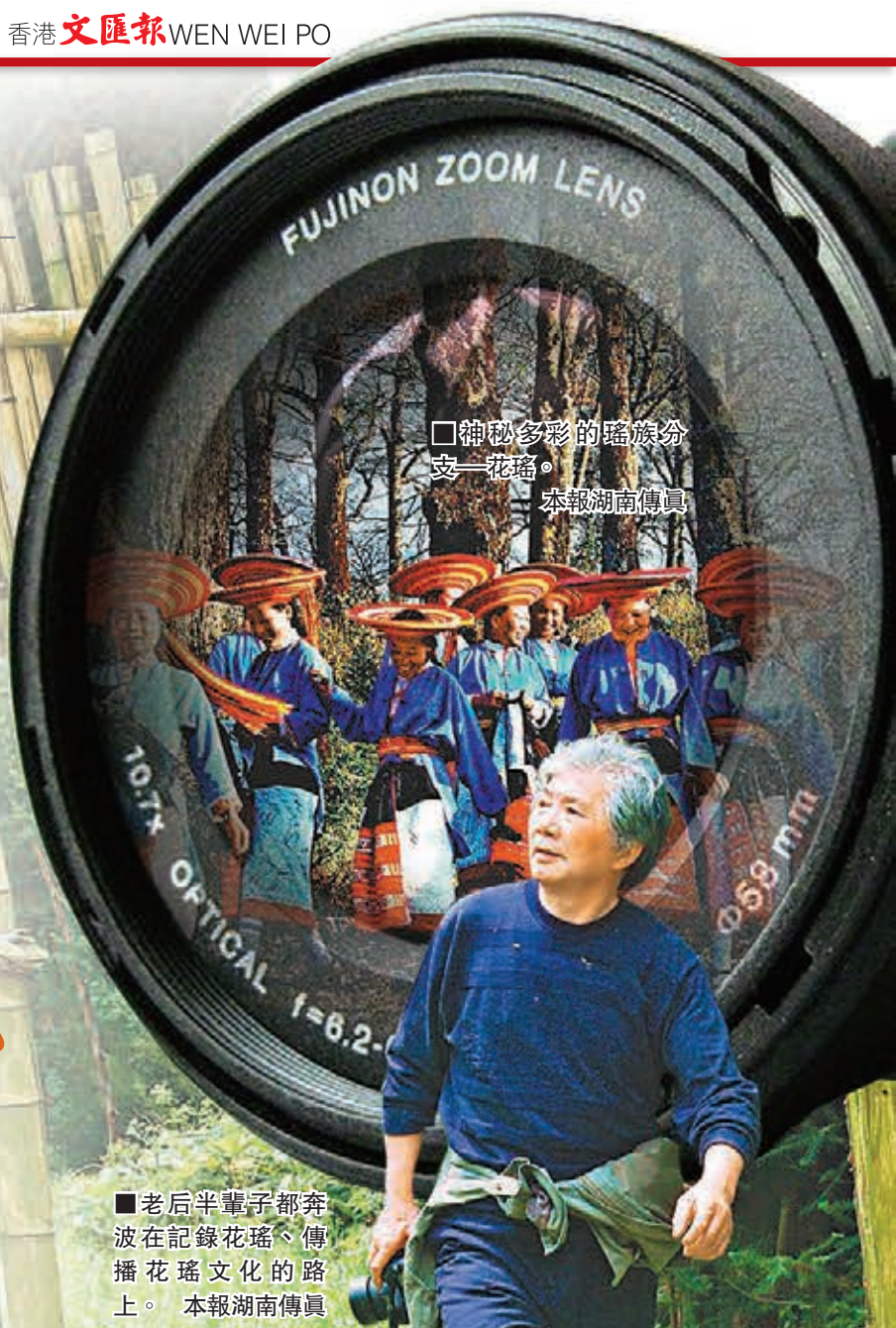
在沒有任何資金支持的情況下，老后用自己每月微薄的退休金記錄着這個獨特部族文化的工作。他說，「搞民間文化，既是自討苦吃，也是自作多情，當然，走過來以後又覺得也是自得其樂。」老后的老伴朱春英介紹，那時他們日子過得很清苦，一台電風扇算是家裡僅有的電器，連老后用的簡易照相機都是一點點攢錢才買下的。但她知道老后做的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，所以就默默支持他。

記者向當地人詢問關於花瑤逐漸失傳的風俗時，他們就會說：「你們去找老后，他都知道。」沒有人比老后更懂花瑤，更了解花

瑤的傳統文化。「我關注花瑤，最早是獵奇，慢慢發現這是一個民風新奇、獨特、繁縟的，也是一個熱情、瘋狂、樂天的部族。」這樣的心得可以在老后的書房裡得到印證。書房的書架上陳列着他近幾年拍攝的幾萬張珍貴照片的底片，這都是老后花了半生心血留下的寶貝。

將花瑤文化推向世界

老后多次在全國舉辦花瑤巡迴展覽，曾隨中國民俗攝影協會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，赴法國出席組建「世界民俗攝影聯合會」的籌備會議；連續四次應邀出席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民俗攝影理論研討會」。老后用自己的鏡頭與紙筆，將獨特絢麗的花瑤文化推向全中國，帶進聯合國，留下大批鮮活而彌足珍貴的資料。「花瑤是一方難得的、尚未被現代文明浸染的淨土，是我心中的『香格里拉』。」



神秘多彩的民族分支—花瑤。本報湖南傳真

老后半輩子都奔波在記錄花瑤、傳播花瑤文化的路上。本報湖南傳真

婚禮選冬閒時節 男女唱山歌定情

在花瑤山寨，男女靠對歌定情，有「唱不好山歌嫁不了人」之說。在花瑤山寨，上門提親說媒的大多是能言善道、知識廣博而受人尊重的「媒人公」。對這個人數僅有六七千的部族，繁衍子嗣更是重任。花瑤姑娘出嫁後，只有生完孩子，娘家才會送去嫁妝，操辦婚禮。

為了將這些婚俗記錄下來，老后付出了最多的辛勞。他向記者介紹，花瑤婚禮是全寨子人的狂歡節，而婚禮往往選在冬天的農閒時節，為此，老后共在瑤山度過九個春節。冬天裡，瑤山冰天雪地，車輛不能通行，老后都是靠雙腿步行進山，一走就是上百公里，但他依舊樂此不疲。在花瑤婚禮舉行之時，老后也忙前跑後地跟隨迎親隊伍，往往又是步行幾十里山路。有時候拍攝時顧不上看路，老后經常摔在泥潭裡，又不能換衣服，全身冰冷，狼狽不堪。說起這些辛苦，老后卻笑語不斷，快樂全部掛在臉上。



火紅的花瑤送親隊伍在山間綠意中穿梭。本報湖南傳真

打開「女兒箱」 幸存挑花技

多萬針，一針一線手工縫製需要耗費半年左右的時間。

從初次見到這項民間絕技起，老后便開始收集挑花圖案。花瑤婦女從小就會準備一個木箱子收放挑花裙。姑娘結婚時，還要把這個箱子帶到男方家，一直到她們死去。一生都不能讓男性打開箱子，所以當地人稱之為「女兒箱」。

「要動員花瑤女人把箱子打開讓我拍照，簡直有些天方夜譚」，老后回憶起當年的經歷，覺得自己很幸運。當年有個名叫沈子連的老人挑花技藝遠近聞名，可老人怎麼都不讓老后看自己的「女兒箱」。於是老后就幫老人採豬草、做農活，最終感動了老人，收

獲了20多件新奇的挑花圖案，其中兩件還有100多年歷史。通過艱苦努力，30多年來老后用心收集了2,000多個傳統挑花圖樣及200多件實物，目前很多圖案都已經成為孤本資料。

然而，隨着大批瑤民走出山寨，到外地打工，花瑤文化風俗不可避免地產生變異甚至消亡。當地政府曾專門組織調查發現，現在花瑤傳統的挑花圖案只剩下六七十種留存下來。這種情況讓人痛惜不已，多虧老后提前做了文化記錄與保護的工作。老后的構想是待到記錄挑花圖案的《花瑤女兒箱》出版後，能夠讓瑤山每個婦女人手一冊，讓傳統圖案得以重生和流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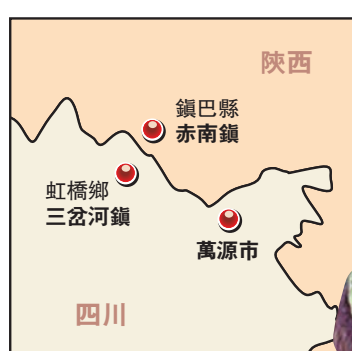


老后將花瑤挑花帶入聯合國。本報湖南傳真

老后說，花瑤傳承着一項獨特的技藝——挑花。挑花姑娘們從六七歲便開始學習挑花，她們挑花時從來不需要打草稿，也不需要剪紙描圖，全憑經驗和幾乎天生的本領，按照布料的經緯紗路，隨意創作，「想繡什麼就繡什麼，繡什麼就像什麼」。老后說，花瑤傳統服飾中的一塊挑花裙至少有40

萬源市介紹

萬源市(縣級市)位於四川東北部，大巴山腹地，是中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，嘉陵江、漢江的分水嶺，地處川、陝、渝三省(市)結合部。萬源屬典型的山區農業市，境內山巒重疊，溝壑縱橫，海拔相對高差達2,000米。該市是國家級貧困縣、秦巴山區連片扶貧開發區、革命老區。



七旬獨臂翁 率眾築山路

四川萬源地處秦巴山區腹地，山高林密、條件艱苦。而萬源市的虹橋鄉三岔河村，距離萬源市50餘公里，與陝西省鎮巴縣赤南鎮接壤。村子四面環山，海拔1,500多米。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村民們種的糧食賣不出去，做生意的不願進來，一度成為「死角」。村民一直盼望有一條通往山外的路，可斷斷續續修了8年也未通。2013年農曆正月，當地七旬斷臂老人王紹登，帶領一支50歲以上的中老年築路隊開始修路，於今年4月打通了通往赤南鎮的10公里山路。

寒氣逼人的隆冬時節，在萬源市虹橋鄉三岔河村通往陝西省鎮巴縣赤南鎮的鄉村公路上，一位頭戴鴨絨帽、身著藍布衣、一隻手殘疾的老人，正在吃力地揮舞着鋤頭，清理路邊的水溝。他的身上和腳上沾滿了泥巴，古銅色的臉上滲出細細的汗珠。他就是王紹登。三岔河村的「老社長」，今年已70高齡。年輕時因為一場事故，右臂截肢導致殘疾。

青壯出外打工 留守多為童叟

王紹登介紹，三岔河村被一座座大山阻隔，每年每家的數千斤玉米、土豆只能放在家裡，賣一頭肥豬需七八個人抬着走10多公里山路。村前有條小河，每逢下大雨，孩子們上學的路就被阻斷。由於條件艱苦，全村850人有200餘名青壯年外出打工，剩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。因此，修一條通往山外的路，成為當地村民最熱切的期盼。早在2007

年，當地村委會開始組織村民修路，但因為山路險峻，涵洞太多，修好的道路又時常被洪水沖垮，還未修到一半就停工了。2013年春節，村裡一位老人過世，操辦喪事的酒菜，靠人力從10公里外背回來。看着許多年輕人那緊鎖的眉頭，王紹登認為只有修通路，才能留住這些年輕人，才能改變家鄉的面貌。

籌資修路引多方援助

2013年農曆春節還未過完，王紹登就把修路的想法告訴了村支書。村支書被王紹登感動，三日後便組織召開村民大會。經過反覆商議，決定由村民出資投勞修路，任務分攤到戶。方案一定，王紹登就帶頭捐資2,000元，村民王前鋒和王前樹各捐資1萬元……短短幾天，便籌資近20萬元。但要在高山峽谷中鑿出一條公路，集資款遠遠不夠。「沒錢有志氣，修路靠力氣，手挖背挑也要把

「愚公移山」精神感動村民

王紹登「愚公移山」的精神，不僅感動了當地村民，也深深打動了「隔壁」赤南鎮的村民，該鎮村民主動幫助修建了一座跨河大橋，以及2公里公路。同時，萬源市有關方面表示，將通過多條途徑籌資，對該路段實施硬化。今年5月，這條連接四川省萬源市虹橋鄉至陝西省鎮巴縣赤南鎮的10公里跨省公路終於修通，比原來繞道的路程縮短了50公里。通車儀式上，沒有鮮花，沒有鞭炮，沒有紅地毯……有的只是當地老百姓如花的笑臉。路通了，可王紹登並沒閒下來。他帶着以前的修路隊，到公路上理水溝、修垮方，又成了護路隊的領頭者。看着來來往往的車輛，穿梭在自己親手修建的公路上，王紹登古銅色的臉上掛滿了笑容。

新聞鏈接



王紹登帶領村民護路。本報四川傳真

王紹登護路歸來。本報四川傳真